音樂家們

•昀 唱•

對於音樂家們，通常我們都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我們除了帶有一份尊敬崇拜的心情去了解他們和他們的作品之外，我們還會想到其他有關他們的軼事？因此，就讓我在這兒說些有關他們的題外話。

交響樂之父海頓八歲時加入了教會的合唱隊，在瑪利亞女皇御前演唱。唱畢，瑪利亞指著海頓批評的說：「這孩子的合唱的聲音像老鴉叫！」因此海頓被逐出了合唱隊，開始了他流浪的生活。

音樂神童莫札特六歲時在皇后面前演奏鋼琴之後，爬上皇后的膝上，吻她的頭，並指著在旁的公主說：「我喜歡要她作新娘。」但與他結髮爲伴，寒夜共舞的卻是康絲坦斯•韋伯小姐。

一生未婚，但留有三封署名爲給永遠的戀人的情書的樂聖貝多芬，他的學生理斯曾這樣記載著：「我租居在有三個美麗少女的裁縫店裏時，貝多芬先生的來訪最勤。」

曾因得小提琴鬼才帕格尼尼二萬法郎之助才得脫身於債臺之外的浪漫樂派大師貝里奧士在巴黎音樂院就讀時，他的一位教授曾對他說：「我對於貝多芬還不能理解；而您的樂派比貝多芬更新！」

熱愛祖國的鋼琴詩人蕭邦在八歲的生日後二天，穿著媽媽新製的絨線衫演奏鋼琴。奏畢，母親問他：

「聽衆最喜歡你的是什麼？」

「他們都看著我的新絨線衫。」他回答著說。

鋼琴大王李斯特是一生爲女性狂熱迷戀，而也叫女性爲他狂熱的人。有一天，一位美國少女對他說：「你假使渡過大西洋去，必可獲得巨大的財富。」

李斯特回答她說：「小姐！假使您能做我的寶貝，我立刻動身渡大西洋去。」

當然，我所說的，是少得可憐。在浩瀚如大海的樂沐裏，單說這些是不够的。我之所以說他們，只是較爲我們所熟知罷了。對他們，我不敢說句感想或什麼的話，但我想在最後，再引述貝里奧士在他回憶錄裏的一段話做爲結束。從這裏面您可以更進一層地了解到什麼是音樂家了。

當貝里奧士的太太的健康使貝氏不安而家境只靠他寫論文爲生時，某夜，一首交響樂的靈感湧現在他的腦海中。它的第一樂章——A小調，快板，四分之二拍子——他起身把它寫下，但接著又想到：如果「我把這一點開始了，我將能寫出這首交響樂的全部。它會是一個鉅作，我會爲它化上三四個月的工夫。那意思就是說，我將不能再寫什麼論文，再賺什麼錢了。而到這首交響曲完成時，我將無法抵抗那叫人抄寫它的誘惑（那將是一千或一千二百法郎的消費）和上演它的誘惑。而後我將舉行一次音樂會，但收入會僅僅够開銷的一半，我將損失掉那些我不能再獲得的一切；可憐的病人會缺乏了她所必需的東西；而我也不能付出我個人的日用錢和我兒子乘船的費用……這些思想使我顫抖，我丟開了筆說：『唉！明天我會忘掉這首交響曲的。』第二天晚上我很清晰地聽到了那段快板，似乎看見它已經寫在紙上了。狂熱的激動洋溢著我；我歌唱著那主題；我開始起身……但白天的種種回想纏束了我；我堅强著自身來抗拒此種誘惑，堅持著把它遺忘了的想法。最後我去睡了。隔天醒來，對它的一切記憶我是眞的永遠消失了。」

迷失

■ S•H ■

太陽晒到床頭，晃得眼睛怪難受的，翻一個身，打算重入夢鄉，猛想起教授的點名簿。看看腕錶，七點五十五，一骨碌爬起來，衝入盥洗室。

鏡子裡的人，好生憔悴，頭髮長得不像話了，忍痛去理吧，雖然蠻欣賞自己這個大披頭的，但這週要回家，老頭子的臉色不會好看，扭開水龍頭。毛巾呢？順手抹掉滿臉的水珠。乾淨襯衫穿完了，髒衣服堆得山高，胡亂挑出一件髒得不太顯眼的穿上，好皺！用勁抹都抹不平，只好將就了。唉！堂堂男子漢，天天爲洗衣服傷神，眞窩囊透了。這種日子，不是人過的。肚子咕嚕咕嚕亂響，點根烟來壓壓餓，早餐就可省掉了。

一走上學校前面這條石子路，心裡就不舒服，車子一過，準吃滿鼻滿嘴的灰。下雨天更凄慘，汚泥濺了一脚。此乃「學士大道」?!路上同學一大票，一大票的，實在煩得打招呼。到了教室門口，教授差點點完名，好險！幸虧自己是倒數第二號。今天來這一趟，也算值得了。

教授講得亂認眞的，可惜外面工地的噪音奇大，設法專心聽課。

正悶得發慌，鈴響了，到走廊上站站，不知不覺的，又點上烟了。恐怖，烟癮越來越大了，一天兩包，二十塊大洋，一年就燒掉七、八千。抽了三年……都可買輛大型的 motor-cycle 了。本田的？鈴木的？一定要賺一輛來風頭！風頭！戒烟吧？不是沒試過，就是戒不掉。

黑皮迎面走來，他的花襯衫好刺眼，褲腿綁得跟香腸不相上下。他是越來越修邊幅了。

「司洛克去，如何？」

「現在？」遲疑了數秒，捺熄了烟，「走吧！」

路上，黑皮不停的大蓋他的密司，我看過那女孩，護理的，又矮又肥，食量頗大。一雙蘿蔔腿，令人翻胃，但照黑皮說起來，她可看是西施再世，舉世無雙的美人胎子。

黑皮忽然若有所思的望著我，「說句坦白話，你也該交際了。一味孤芳自賞，也不是辦法。」

「你不了解！我有一個原則，除非碰到意氣相投的人，決不浪費自已的和別人的感情。」

「有女同學說你古怪，你也從不試著了解別人，太性格總是……」

「不要再談了！」眞後悔不乖乖呆在教室裡聽課。

下午課滿滿的，向同學借了上午的筆記，苦哉，居然寫了洋洋大觀八個 Page，抄得手快斷了。前面兩個女生在夢周公，忽然靈感一來，何不開開她們的玩笑？慢慢地，慢慢地把一本又厚又大的書往桌邊推，「嘭！」一聲巨響，她倆應聲跳起來，哈哈！够意思！不料教授銳利的眼光頻頻射來，趕快低下頭撿書。有人在笑，想來她們犯狹心症的人，一定恨我入骨！由他去！反正從不與「她們」打交道。

早約好與阿胖一起吃晚飯，然後到他處下圍棋。這小子不知怎的，還不露面？遠遠跑來的可不是他？怪了！他這有名的活死人今天居然精神奕奕的？

「嘿！實在抱歉，今晚有個 date，……」好呀！看來全天下只剩下我一個孤魂野鬼了？望著他遠去的背影，心裡不知是何滋味？

回到冷清清的斗室裡，才七點過，打開留聲機，又關掉。翻翻武俠小說，又丟開。奇怪！今天我是怎麼搞的？提起了吉他，投身入屋外的黑夜。